

公民丛书

国家边界的开放

FAUT-IL OUVRIER LES FRONTIÈRES?

〔法〕卡特琳娜·维托尔·德文登/著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罗定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公民丛书

D523.8
D230

国家边界的开放

FAUT-IL OUVRIR LES FRONTIÈRES?

[法] 卡特琳娜·维托尔·德文登 / 著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罗定蓉 / 译



D523.8

D23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边界的开放 / [法] 德文登著; 罗定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2
(公民丛书)
ISBN 978-7-5097-1302-0

I. ①国… II. ①德… ②罗… III. ①移民问题-研究
IV. ①D5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4850 号

· 公民丛书 · 主编 / 许铁兵

国家边界的开放

著 者 / [法] 卡特琳娜·维托尔·德文登
译 者 / 罗定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陶盈竹
责任校对 / 邓晓春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3.5
字 数 / 6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302-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8-488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创办于1872年，是法国乃至拉丁世界的政治家摇篮。一个半世纪以来，从这里不仅走出了大量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有众多的商界精英，遍布欧洲和全球法语国家。

巴黎政治学院同时也是法国乃至欧洲最知名的人文社科教研机构，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一直名列世界最优秀的学术机构行列之中，特别是在历史研究、国际事务、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正式推出了《公民丛书》，采取小开本的格式，一般为120~140页。由于可读性强，学究味淡，结构紧凑，观点新颖，简明扼要，涉猎面广，这套袖珍丛书在欧洲获得了相当成功，部分丛书已被译为其他欧洲语言。

目前，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已推出的《公民丛书》约40余种，每年正常情况下推出3~5本。

《公民丛书》具有几个特点：

· 作者均是研究相关议题的专家，另有长篇专著，每本袖珍书基本上都是作者就此议题之见解的缩写版；

· 作者群具有相当的国际性，来自多个国家，以拉丁世界学者居多，是用法语原创写作；

· 就议题而言，国际视野宽广，选题紧扣时政主题，尤为关注跨国事务和非国家行为体，落脚点放在全球治理层面上；

· 多视角、跨学科，研究对象更加关注当前带有前瞻性和趋势性的全球议题；

· 一般而言，作者多少有意或无意与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左右翼长期对立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抗性话语结构保持一定距离；

· 《公民丛书》的对象是“未来的世界公民”，在叙述议题和展开诠释方面更着眼于全球关联性，而不是国别中心观。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法两国学者和出版社编辑一起，精心挑选了《公民丛书》第一辑共九本，此次集中推出。中文版仍沿用原丛书名称（*La Bibliothèque du citoyen*），并经过长时间推敲，确定为现在这种开本，为的是让中文读者在轻松的心境中慢慢品味这套久负盛名的丛书所展现的图景。

编者

2009年11月

于出版前夕

20 世纪末发生了许多与移民潮及移民政策相关的事件：阿尔巴尼亚人坐着塞得满满当当的船只来到了布林迪西市^①，期望能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划着简易舟船的非洲偷渡者（pateras）在直布罗陀海峡北岸登陆失败；在宽阔的西里岛海域中被堵截在朗贝杜萨（Lampedusa）岛上的要寻找财富的偷渡者，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死亡、被拒绝入境，或成为非法居民；强制移民回国时机场发生的“失控”事件；前南斯拉夫居民想要在欧洲寻得一处庇护之所；等等。向往欧洲并尝试攻破其防线并不是引发移民运动的唯一起因。在长达数千公里的美国—墨西哥国境线上，在东欧的东部国境线上，在东南亚温暖的海洋中，其他更为荒诞或戏剧化的情节也在上演，它们证明了不管国界线是关闭还是有选择性地半开放，移民潮始终持续不断。

再来看看离我们更近的事情。在法国，数以万计的无任何

① 布林迪西市（Brindis），意大利东南部城市，濒临亚得里亚海的奥特朗托海峡。——译者注

身份证件的非法人口数量在不断变动（1999年春季15万份身份签证申求中被批准了6.8万份）；1998年夏天，查尔·帕斯卡（Charles Pasqua）宣布支持大规模的移民赦免，以及达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德国绿党政治家）为参选1999年6月的欧洲议会，在选举活动中发表了这方面的宣言；法国给予阿尔及利亚人签证配额的增加（1999年6月达到20万个）；一些来自赞同短期收容科索沃难民观点的支持，尤其是绿党及查尔·帕斯卡（Charles Pasqua——曾经的“零移民”保卫者）在欧洲议会选举的成功，无不显示出再次紧闭的国境线出现了些微松动。的确，国门已渐开，但它的开启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内部决定有时并不透明，有时人道主义似乎也不得不向武断决定让步。

尽管存在这些磕磕绊绊，但自1996年成立调解员协会后，一个新的移民理念开始逐渐形成：人们以关闭国境线作为合理入境及居留的唯一政策是错误的。固执地关闭国门以杜绝走私、非法居留等现象的相关措施 [根据菲利贝尔-索维戈（Philibert-Sauvaigo）1996年的报告]，以及共同发展（视为可替代移民潮的方案）计划的失败使人们对封闭国门这一教条理论又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一理论有可能形成一个在暗地里接纳移民，表面上又不敢与公众对立的虚伪政策。而实际上，公众并不完全反对有控制地打开国门。因为就目前看来，完全关闭国境线已越来越不切实际，但认为有选择性的开放会造成大规模入侵同样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想想流动所带来的好处呢？展开这一讨论已迫在眉睫，因为所有企图限制移民的措施（鼓励回国、抵制非法移民等）都只起到了很有限的作用，而控制移民的幻想将使得法治国家越来越失去其信誉。

即使在某些人眼中，展开这样的辩论是一种疯狂行为或是一种挑衅，但它的确并不违背法律或社会规则。

在其他社会原则或逻辑的冲击之下，各国的国家主权在其控制国境线的功能上都陷入困境：围绕着实用性展开的责任原则决定了它不能故步自封于自己的堡垒中，这有可能会加剧地区发展差距及移民压力所带来的关闭效应；人道主义及对话的需要令国家之间互相依赖；尤其是国际及跨国经济的、传媒的、文化的市场这种客观现状已超越了国家主权，国境线对它们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即“世界公民”（一个为康德所看重的概念）还没有享有希腊式城邦的权利，但人权观也让国家不得不承担起道义的责任。

这一总体观察在质疑至今仍被许多人信奉的关闭国界这一信条，但这一观察也注意到了新出现的情况。作为经济文化全球化现象的组成部分及国家主权实施的最高象征，移民活动在今天体现着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及人权观念间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我们观察到生产要素的流通加强了各种网络（经常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跨境化，并由于距离的缩短及媒体的交流，加速了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在此背景中，尽管还有失业现象，但引进移民的国家依然存在对各种不同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经济界倾向于放开国界。

另一方面，我们则看到国家面对这一形势的消极举措，它们重申主权：严格控制边界及移民潮，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政策，将新入境者看成是可能的骗子（居留、工作、避难、婚姻等）。移民被视为对主权、对某领域内人民民族身份的一种威胁。与此相矛盾的是，其主要实施领域却经常不在国家范围之内，而在高于国家的层面，如欧洲范围、北美范围，或其他或大或小

的实体中。

公共舆论在“控制边界政策之控制”上的争辩游戏促使政府表面上表现出进行控制的决心，暗地里却在放开国境线（不时将无身份者合法化，公开或不公开移民配额，有选择性地或自主决定接纳某些移民）。这种把戏旨在向公众舆论展示控制之象征系统依然在运作，而实际上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主权的实施权力。

怎么办呢？犹豫不决，担忧害怕，即使从（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成本角度，从监控，从与邻国的关系及共同发展的角度看，由于紧闭国门拒绝移民流动而引起的诸多副作用，封闭会比开放让我们失去更多。在一个资本、财产、媒体、观念循环流通的世界里，为什么人就不能自由地流动，或至少更自由一点地流动呢？如果我们放开国界，将会面对怎样的局面？开放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稳定的影响？而如果人们坚持紧闭国门，在20年、50年后又会发生什么呢？2020~2030年期间，假如发达国家因缺少劳动力而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移民时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不必过于空想，目前要做的应该是反思这些国家内部，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实施的移民政策间的差距所带来的弊端，思考移民潮这个时机已到、无法阻挡的事实。对移民议题而言，人权、市场逻辑、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是21世纪之初的一个沉重的趋势，但一些数据尚可能变化：可能我们会重新需要劳动力，可能第三世界的危机会减少，接收国对移民或难民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宽容，或许人们会愿意填补老龄化富国的人口短缺，或许人们会给少数民族更多的空间？

这种在全球化背景下表面政策与现实间的长期紧张对立的

结果，也引发了对公民资格的质疑。人们正目睹公民这一概念的更新，它以临近型公民资格形式来应对这些控制逻辑及移民流动逻辑，如同1997年针对《外国人入境及居留法》的游行时的情况。一些新的政客（行动口号：与无证件者在一起）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在质疑政治决策过程的同时，也在对扩大了公民资格定义进行革新，提出一种以居留期限及家庭联系为基础的新型公民资格，即使其受益人目前的状态并不合法。

是否应该对打开国界充满恐惧？这个中心问题可以围绕四个疑问展开：是否存在移民压力？控制移民潮是否符合民意且具有可能性？非法移民是不是开放或关闭边界所引起的后果？共同发展是不是并非一个取代移民现象的选择方案？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是否存在移民压力?	001
移民压力由来已久	006
移民压力虽不会加剧, 但将长期存在	010
第二章 控制移民潮?	019
欧洲: 零移民的海市蜃楼	023
美国: 主权、市场经济和人权	028
主要的人境及服务大门政策	032
第三章 国境线与非法移民	041
非法移民和关闭国境	047
非法移民和开放	055
第四章 共同发展能取代移民潮吗?	065
移民活动与发展事务: 复杂而模糊的关系	068
发展和移民活动: 互补但不可替代?	077
结 论	081
延伸阅读物	087



第一章

是否存在移民压力？



Chapitre 1

Y A-T-IL UNE PRESSION
MIGRATOIRE?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主要的印象是，在诸如北美及西欧这样的移入移民的大区域，国际性的大型移民潮已经结束。1964 年，美国旨在定期招募短期移民的 Bracero（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计划也已终止。1974 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单方面决定向雇佣劳动力关闭国门，而 1986 年美国出台的《移民管制法案》（*l'Immigration Control Act*）则着眼于防止非法移民。也有人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通过自由流通与发展来制止奔向美国的移民潮；而在欧洲，遣返政策与国际新分工的划分促使公司在移民来源国家设厂。

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所谓的“移民终结论”[据弗朗索瓦·嘎斯帕（Francoise Gaspard）一部作品的标题]只不过是错觉。自 1987 年起，在法国，负责联合执行遣返政策的国际移民局负责人杰拉德·福斯（Gerard Fuchs）撰写了一本著作作为其观察结果：《他们还将留下》。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半段，当一些人在欢呼“转眼飞逝的过路鸟”[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re）]时，《候鸟》（*Birds of Passage*）现象已经终

结，新的移民潮再次兴起，新移民尤其涌向西欧或发生在亚洲内部，尽管当时规模还不大，但移民的特征已经发生变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世界各地，人人持有护照变得极为普遍（20年前，即使在南欧，情况也并非如此）。这使得人口流动加快，参与移民潮的国家和各类人群数目都大大增加。经济、媒体、文化网络的蔓延激发了人们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就连以前极少出现移民的地区及不喜迁移的民众中也出现了对移民美景的想象。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亚洲出现了新移民极点等现象，它们在生成的同时也吸引着移民。移民的来源国与移民种类趋于多样化：出现了一些与目的地国以前无任何关联的新移民输出国，由殖民方式引起的流动自由主义宣告结束，输出移民的国家多种多样，其中一些既是某些移民的出发地，同时又是另外一些移民的接纳地。它们身处于一条移民长链中，或是定居之地，或只是中转场所。移民的社会阶层与移民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家庭重聚、夫妻团圆、要求避难、智力输出等，比如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单身的妇女、儿童，有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工，也有季节性工人、大学生、游客、非法移民。

由于第三世界许多地区局势不稳，避难申请激增，这导致了难民潮和民众的迁移潮：世界范围内这种“强制”移民达到4000多万人。一些混居族群或少数族群（在东方）的变故，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库尔德问题、前南斯拉夫问题）等都使欧洲深受影响。由于移民输出国既贫穷，又缺乏民主，而输入国对政治避难要求越来越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一种全新的“虚假的”政治经济避难者申请的形象开始出现。这种人并没有直接受到其所在国家政府的威胁，而是受到该市民

社会的威胁，这里很难确定受迫害的证据指数。在政治难民和经济移民之间还诞生了一种中间群体——暂时避难者，他们具有临时身份，或成了无法遣送的避难申请驳回者。但人们忘记了，在大量劳动力移民涌入的年代，许多移民^①就符合这种含糊的身份定义，他们偷偷入境，但随后相当容易地就获得了合法身份。

尽管采取了很多限制及制止移民的政策，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移民压力仍然存在。这主要源于现代世界内部在经济、民主、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许多鸿沟，如地中海北岸与南岸之间，如仅以格兰德河为界的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澳大利亚或日本与它们的中国邻居、菲律宾邻居、越南邻居、朝鲜邻居之间，在东欧与西欧之间（曾经两欧的划分标志奥德河—尼斯河界线，今天正逐渐向东向南推进）。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关闭国境线的方式也随着以下现象出现了波动：贸易自由化，跨界型经济、媒体、文化网络的发展，移民输出国签字同意重新接受已跨越国境线（从本国出去或从本国过境的）非法移民来换取国际援助。就短期而言，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停止移民的真正替代方案。但持续的非非法移民潮，对家庭团聚的追求，对高流动性移民的单独划类处理，这些都表明面对关闭国境线的监控政策，移民流通有一定自主性。尽管对有“移民倾向”国家的人实行严格签证，但可以看到实行审批发放仍有弹性。这些人一旦进入接纳国，则努力获取永久性居留权，回国之期日益后延。同时，移民输入国在希望制止大量移民移居到自己土地上的同时，有时也期望（经常在私下里）

① 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右翼军人政权统治之下。——译者注

接纳一部分符合本国劳动力市场要求的短期移民。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移民来说，哪里的国境线更开放就到哪里去，比如在东欧的一些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这里的移民是一种钟摆式移民，外出是为了今后回家能更好地生活。国境线越是放开，移民越是不愿长期居留（西欧 30 年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经证实了这个结论）；而国境线越是封闭，人们居留的意愿就会越强烈。

在确认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着手研究移民压力（时常被冠以“挑战”之名）的特征及影响了。

移民压力由来已久

民众移居一直以来都存在，它成为世界在该历史时期的一面折射镜（A. Zolberg，泽尔博格）。现代形式的移民过程起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由于各种交通方式的普及，以及大众获知信息速度的加快，人们更为自愿跨越国界去寻找工作。而此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影响下，昔日帝国与公国转变为民族国家，并时常驱逐该国在宗教或种族意义上的少数群体，造成了许多强制移民的浪潮。

18 世纪：离开比移入更加困难

在 1764 年的《哲学辞典》里，伏尔泰在文章《平等》中写道：“一些国家声称有权禁止其公民离开他所降生的区域；这条法律的含意很明显：这个国家是如此地糟糕而且管理不力，因为担心所有人都会离开，我们禁止任何一个人离开。而更好的做法是：让你所有的臣民都愿意待在你的国家，让外国人都愿